魏書/卷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閹官第八十二

魏書卷九十五
列傳第八十三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第八十四

匈奴劉聰　羯胡石勒　鐵弗劉虎　徒何慕容廆　臨渭氐苻健　羌姚萇　略陽氐呂光

【序】

夫帝皇者，配德兩儀，家有四海，所謂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者也。三代以往，守在海外，秦吞列國，漢并天下。逮桓靈失政，九州瓦裂，曹武削平寇難，魏文奄有中原，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，僭劉盜名於岷蜀。何則？戎方椎髻之帥，夷俗斷髮之魁，世崇凶德，罕聞王道，扇以跋扈，忻從放命。加以中州避地，華士違讎，思託號令之聲，念邀風塵之際。因虞候隙，仍相君長，偷名竊位，脅息一隅。至乃指言井絡，假上帝之祉；妄說黃旗，云人君之氣。論土不出江漢，語地僅接褒斜，而謂握皇符，秉帝籍，三分鼎立，比蹤王者。溺人必笑，其在茲乎？若是鱉靈可擬於周王，夫差容比於漢祖，尉他定黃屋之尊，子陽成綰璽之貴，豈其然哉？及鍾會一將之威，士治偏師之勢，而使騾車西至，侯蓋北首，天人弗許，斷可知焉。

晉年不永，時逢喪亂，異類羣飛，姦凶角逐，內難興於戚屬，外禍結於藩維。劉淵一唱，石勒繼響，二帝沉淪，兩都傾覆。徒何仍釁，氐羌襲梗，夷楚喧聒於江淮，胡虜叛換於瓜涼，兼有張赫山河之間，顧恃遼海之曲。各言應曆數，人謂遷圖鼎。或更相吞噬，迭

為驅除；或狼戾未馴，俟我斧鉞。

太祖奮風霜於參合，鼓雷電於中山，黃河以北，靡然歸順矣。世祖叡略潛舉，靈武獨斷，以夫僭偽未夷，九域尚阻，慨然有混一之志。既而戎車歲駕，神兵四出，全國克敵，伐罪弔民，遂使專制令、擅威福者，西自流沙，東極滄海，莫不授館於東門，懸首於北闕矣。唯夫窮髮遺虜，未拔根株；徼垂殘狡，尚餘栽蘗。而北踰翰漠，折其肩髀；南極江湖，抽其腸胃。雖骸骨僅存，脂膏咸盡；視息纔舉，魂魄久遊。高祖聖敬時乘，遷居改作，日轉雲移，風行電掃。辮髮之渠，非逃則附；卉服之長，琛賮繼入。猶以侍子不至，取亂乘機，五牛一指，六師騁路，馘其武臣驍帥，傾其湯池石城。向使時無穀塘之禍，民無鼎湖之思；北可焚穹廬，收服匿，削引弓之左衽，苑龍荒以牧馬；南則罳毳黿，暴鯨鯢，變水處之文身，化鳥言於人俗矣。尋以壽春內款，華陽稽服，蕞彼江陰，憂於繫頸。肅宗以沖年踐祚，俄則母后當陽，務崇寬政，取和朝野，置荒遐於度外，譬蠻夷於雞肋。而黠狄淪胥，種落離貳，虜帥飄然，窮而歸我，矜其眼目，愍厥顛亡，反之於故庭，復之以保塞。

魏道將虧，禍出權幸，事僻於中，民驚於外，疆埸崩騰，藩籬傾駭，陰朔委命之倫，雲蒸霧合。上失其道，下極其難，政亂如風草，師亡猶彈丸，十數年間，中區殄悴。而江湄巨狡，窺覦上國，蛇虺肆毒，竊我邊鄙。氈裘相率，馬首南向，白山、墨水，狐鼠羣遊。魏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援墜扶危，齊武電發，屈身宰世，大濟橫流。和戎略遠，用謀急病，輸軒四指，喻以德音。爾乃舟車接次，駝驢銜尾，烽柝不警，尉候空設。而水鄉大猾，好利忘信，納我逋叛，共為舉斧，遂有寒山之戰，渦陽。〈闕〉[1]糾合傖楚，覆其巢穴，衍以餧卒，綱實鴆死。獯虜那瓌，尋亦殲殪。

自二百許年，僭盜多矣，天道人事，卒有歸焉，猶眾星環於斗極，百川之赴溟海。今總其僭偽，列於國籍，俾後之好事，知僭盜之終始焉。

劉聰

匈奴劉聰，字玄明，一名載，冒頓之後也。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，故其子孫以母姓為氏。祖豹，為左賢王。及魏分匈奴之眾為五部，以豹為左部帥。豹雖分屬五部，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。

父淵，形容偉壯，膂力過人。晉初為任子，在洛陽。豹卒，淵代之。後改帥為都尉，以

淵為北部都尉。楊駿輔政，以淵為建威將軍、五部大都督，封漢光鄉侯。後坐部民叛出塞，免官。永寧初，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，監五部軍事。

及齊王冏、長沙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，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，謀推淵為大單于。時淵在鄴，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。淵請歸會葬，穎不許。穎為皇太弟，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。晉惠帝之伐穎也，以淵為輔國將軍、都督北城守事。及惠帝敗，以淵為冠軍將軍，封盧奴伯。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、幽州刺史王浚，起兵伐穎，穎師戰敗。淵謂穎曰：「今二鎮跋扈，眾踰十萬，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。淵當為殿下還說五部，鳩合義眾，以赴國難。」穎悅，拜淵為北單于，參丞相軍事。

淵至左國城，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，二旬之間，眾便五萬，都於離石。淵謂宣等曰：「帝王豈有常哉，當上為漢高，下為魏武。然晉人未必同我，漢有天下世長，恩德結於民心，吾又漢氏之甥，約為兄弟，兄亡弟紹，不亦可乎？今且可稱漢，追尊後主，以懷民望。」乃遷於左國城，自稱漢王，置百官，年號元熙，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。攻擊郡縣。

桓帝十一年，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，桓帝親率萬騎救騰，斬淵將綦母豚，淵南走蒲子。語在序紀。

晉光熙元年，淵進據河東，克平陽、蒲坂，遂都平陽。晉永嘉二年，淵稱帝，年號永鳳。後汾水中得玉璽，文曰「有新保之」，蓋王莽之璽也。得者因增「淵海光」三字而獻之，淵以為己瑞，號年為河瑞。以聰為大司馬、大單于、錄尚書事，置單于臺於平陽西。淵死，子和僭立。聰即和第四弟也，殺和而自立。

聰猿臂善射，彎弓三百斤。晉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，任以郡事。舉良將，為驍騎別部司馬。齊王冏以為國中尉。出為左部司馬，尋遷右部尉。太宰、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。以淵在鄴，懼為成都王穎所害，亡奔穎，穎甚悅，拜右積弩將軍，參前鋒戰事。隨還左國。淵稱大號，拜大司馬，封楚王。及僭位，年號光興。聰遣王彌、劉曜攻陷洛陽，執晉懷帝，改年為嘉平。

聰於是驕奢淫暴，殺戮無已，誅翦公卿，旬日相繼。納其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，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，六劉之寵，傾於後宮。聰希復出外，事皆中黃門納奏，左貴嬪決之。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，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晚，並斬於東市。聰遊獵無度，晨出暮歸，觀魚於汾，以燭繼晝。其弟乂及子粲輿櫬切諫，聰怒曰：「吾

豈桀紂幽厲乎，而汝等生來哭人也！」

先是，劉琨來告難，穆帝親率大眾，令長子六脩擊粲等，大破之。語在序紀。

聰與羣臣飲讌，逼晉帝行酒。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，於是害晉帝，誅珉等。改嘉平為建元。平陽地震，聰崇明觀陷為池，水赤如血，赤氣至天，有赤龍奮迅而去。流星起于牽牛，入紫微，龍形委蛇，其光照地，落於平陽北十里。視之則肉，長三十步，廣二十七步，臭達於平陽。肉旁常有哭聲，晝夜不止。聰惡之。劉后產一蛇一虎，各害人而走，尋之不得，須之見在隕肉之旁。

聰遣劉曜攻陷長安，執晉愍帝，改建元為麟嘉。其武庫陷，入地一丈五尺。聰自去冬至是，遂不受朝賀，立市於後庭，與宮人讌戲，積日不醒。立上皇后樊氏，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。時稱后者四人，佩皇后璽綬者七人。阿諛日進，貨賄公行，後宮賞賜，動至千萬。有豕著進賢冠，犬冠武弁帶綬，並昇聰座，俄而鬬死，宿衞之人無見入者。平文二年，聰死。

子粲，襲位，號年漢昌。粲荒耽酒色，遊蕩後庭，軍國之事，決於大將軍靳準。準勒兵誅粲，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。準自號漢王，置百官。尋為靳明所殺，眾降淵族子曜。

曜，字永明。少孤，見養於淵。頗知書計，志性不恒。拳勇有膂力，鐵厚一寸，射而洞之。坐事當誅，亡匿朝鮮，客為縣卒，會赦得還。聰之末年，位至相國，鎮長安。靳準之誅粲也，曜來赴之，次於赤壁。遂僭尊號，改年光初。靳明既降於曜，曜還都長安，自稱大趙。

曜西通張駿，南服仇池，窮兵極武，無復寧歲。又發六百萬功，營其父及妻二塚，下洞三泉，上崇百尺，積石為基，周回二里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，迫督役徒，繼以脂燭，百姓嗥哭，盈於道路。又更增九十尺。冢前石人有聲言「慎」。封其子胤為南陽王，以漢陽十三郡為國。立單于臺於渭城，置左右賢王已下，[2]皆以雜種為之。曜得黑兔，改年為太和。

石虎伐曜，曜擊破之，遂攻石生於洛陽。曜不撫士眾，專與嬖臣飲博，左右或諫，曜怒斬之。石勒進據石門，曜甫知之，解金墉之圍，陳于洛西，將與勒戰。至西陽門，[3]麾軍就平，師遂大潰。曜墜于冰，為石勒將石堪所擒。勒囚之襄國，尋殺之。烈帝元年，

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。尋為石勒所滅。

石勒

羯胡石勒，字世龍，小字匐勒。其先匈奴別部，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，因號羯胡。祖邪弈于，父周曷朱，一字乞翼加，並為部落小帥。周曷朱性凶粗，不為羣胡所附。勒壯健，有膽略，好騎射，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，部胡愛信之。

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，於山東賣充軍實，兩胡一枷，勒亦在中。至平原，賣與師氏為奴。師家隣於馬牧，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，遂招集王陽、夔安、支雄、冀保、吳豫、劉膺、姚豹、[4]逯明、郭敖、劉徵、劉寶、張噎僕、呼延莫、郭黑略、張越、孔豚、趙鹿、支屈六等，東如赤龍、騄驥諸苑，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汲桑。成都王穎之廢也，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，起兵趙魏，眾至數萬，勒與汲桑率牧人，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。於是桑始命勒以石為姓，以勒為名。藩拜為前隊督。藩戰敗身死，勒與汲桑亡潛苑中。穎之將如河北也，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，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，合軍以應之，屯于平石。桑自號大將軍，進軍攻鄴，以勒為前鋒都尉。攻鄴，克之。尋為晉將苟晞所敗。

勒往從劉淵，拜為輔漢將軍、平晉王。劉聰立，以勒為征東大將軍、并州刺史、汲郡公。劉粲攻洛陽，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，徙輜重于重門，率輕騎二萬會粲於太陽，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，遂至洛川。勒出成皐，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，為讚所敗。屯文石津，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。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，勒乃燒船棄營，引軍向柏門，迎重門輜重，合于石門而濟。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，不克，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昌，斬之。

先是，雍州流民王如、侯脫、嚴嶷等，起兵江淮間，受劉淵官位。聞勒之來也，懼，遣眾一萬拒於襄城，勒擊敗之，盡俘其眾。勒至南陽，屯于宛之北山。王如遣使通好。勒進攻宛，克之，斬侯脫，降嚴嶷，盡并其眾。南至襄陽，攻克江西三十餘壘，有據江漢之志。勒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，引軍而北。

晉太傅、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餘萬討勒。越薨於軍，軍人推太尉王衍為主，率眾而東。勒追擊，破之於苦縣。勒分騎圍而射之，相登如山，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。越世子毗聞越薨，出自洛陽，從者傾城。勒逆毗於洧倉，破之，執毗及晉宗室二十

六王并諸卿士，皆殺之。與王彌、劉曜攻陷洛陽，歸功彌曜。遂出轘轅，執晉大將軍荀晞於蒙城，以為左司馬。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、幽州牧，領并州刺史。用張賓之計，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。襲幽州，擒王浚，殺之。劉聰加勒陝東伯，得專征伐，封拜刺史、將軍、守宰、列侯，歲盡集上。

及劉粲為靳準所殺，勒率眾赴平陽。曜稱尊號，授勒大司馬、大將軍，加九錫，增封十郡，并前十三郡，進為趙公。勒至平陽，靳明出與勒戰，勒大破之，遣兼左長史王脩、主簿劉茂獻捷於曜。明率平陽之眾奔曜，曜西如粟邑。勒焚平陽宮室，置戍而歸，徙渾儀樂器於襄國。曜遣使授勒太宰，領大將軍，進爵趙王，增封七郡，并前二十郡。出入警蹕，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如魏武輔漢故事。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，言於曜曰：「大司馬遣脩等來，外表至虔，內覘強弱。」曜實殘弊，懼脩宣之，大怒，追還策命而斬王脩。劉茂逃歸，言脩死狀。勒大怒，誅曹平樂父兄，夷其三族。又知追停太宰、趙王之授，怒曰：「帝王之起，復何常也？趙王、趙帝，孤自取之，名號大小，豈爾所節乎！」勒乃自稱大都督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趙王，以二十四郡為趙國，號為趙王元年，平文三年也。

勒遣使求和，請為兄弟，斬其使以絕之。自是朝會，常僭天子禮樂，以饗羣臣。烈帝元年，勒又遣使求和，帝許之。

二年，勒僭稱皇帝，置百官，年號建平。雖都襄國，又營鄴宮，作者數十萬人，兼以晝夜。五年，勒死，子大雅僭立。

大雅，名犯顯祖廟諱。大雅立，號年延熙。石虎廢大雅為海陽王而僭立，尋殺之。

虎，字季龍，勒之從子也。祖曰匐邪，父曰寇覓。寇覓有七子，虎第四。勒父幼而子之，故或謂之為勒弟也。晉永興中，與勒相失。永嘉五年，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，時年十七矣。性殘忍，遊獵無度，能左右射，好以彈彈人，軍中甚患之。勒白母曰：「此兒凶暴無賴，使軍人殺之，聲名可惜，宜自除也。」王曰：「快牛為犢子時，多能破車。為復小忍，勿却之。」至年十八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弓馬迅捷，勇冠當時。將佐親戚，莫不敬憚，勒深嘉之。而酷害過差，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，因獵戲謔，輒殺之。至於降城陷壘，不復斷別善惡，坑斬士女，勘有遺類。御眾嚴整，莫敢犯者，指授攻討，所向無前。故勒寵信彌隆，仗以專征之任。

劉聰以虎為魏郡太守，鎮鄴三臺；又封繁陽侯，食邑三千戶。勒為趙王，以虎為車騎將軍，加侍中、開府，進封中山公。勒稱尊號，為太尉、守尚書令，封中山王，食邑萬戶。

勒死，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、中書令徐光，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，直衛文武皆奔散。大雅大懼，自陳弱劣，讓位于虎。虎曰：「若其不堪，天下自當有大義，何足豫論。」遂逼立之。虎自為丞相、魏王。虎以勒文武舊臣，皆補丞相閑任，其府僚舊昵，悉居臺省禁要。改勒太子宮曰崇訓宮，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，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，皆歸虎第。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：「丞相便相凌蹈，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。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。王將何以圖之？」堪曰：「先帝舊臣，皆以斥外，眾旅不復由人，宮殿之中，亡所厝計。臣請出奔兗州，據廩丘，扶南陽王恢為盟主，宣太后詔於諸牧守、征鎮，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，蔑不濟也。」劉氏然之。既而，堪計不果，虎炙而殺之，又殺劉氏。石生先鎮長安，石朗鎮洛陽，並起兵討虎，為虎所滅。

虎遂自立為大趙王，號年建武，自襄國徙居於鄴。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，并大雅諸弟。初，虎衣衮冕，將祀南郊，照鏡無首，大恐怖，不敢稱皇帝，乃自貶為王。使其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，唯選牧守、祀郊廟、征伐、刑斷，乃親覽之。虎又改稱大趙天王。邃以事呈之，恚曰：「此小事，何足呈也！」時有所問，復怒曰：「何以不呈！」誚責杖捶，月至再三。邃甚慍恨，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：「官家難稱，吾欲行冒頓之事，卿從我乎？」顏等伏不敢對。虎聞而大怒，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，一棺埋之，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。立次子宣為太子。

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，營長安、洛陽二宮，作者四十餘萬人。又欲自鄴起閣道，至于襄國。敕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，并、朔、秦、雍嚴西討之資，青、冀、幽州三五發卒。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。擾役黎元，民庶失業，得農桑者十室而三。船夫十七萬人，為水所沒，為虎所害，三分而一。課責征士，五人車一乘、牛二頭、米各十五斛、絹十匹。諸役調有不辦者，皆以斬論。窮民率多鬻子以充軍制，而猶不足者，乃自經于道路。死者相望，猶求發無已。太武殿成，圖畫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貞女，皆變為胡狀，頭縮入肩。虎大惡之。

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，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，轅長三丈，高一丈八尺，罝高一丈七尺；格虎車四十乘，立行樓二層於其上。南至滎陽，東極陽都，使御史監司。其中禽獸，民有犯者罪至大辟。御史因之，擅作威福，民有美女、好牛馬，求之不得，便誣以犯獸論，民死者相繼，海岱、河濟之間，民無寧志矣。又發民牛二萬餘頭，配朔州

牧官。增內官二十四等，[5]東宮十二等，諸公侯七十餘國，皆為置女官九等。先是，大發民女二十已下、十三已上三萬餘人，為三等之第，以分配之。郡縣有希旨，務於美淑，奪人婦者九千餘人。民妻有美色，豪勢因而脅之，率多自殺。太子、諸公私令採發者，亦垂一萬。

建國九年，虎遣使朝貢。

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。宣惡韜侔己，謂嬖人楊柯、[6]牟成等曰：「汝等殺韜，吾入西宮，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。韜既死，上必親臨，因行大事，亡不濟矣。」柯等許諾，乃夜入韜第而殺之。虎將出臨韜喪，其司空李農諫，乃止。翌日，有人告之，虎大怒，以鐵鐶穿宣頷而鎖之，作數斗木槽，和以羹飯，以猪狗法食之。取害韜刀仗，舐其上血，號叫之聲，震動宮殿。積柴城北，樹標其上，標末置鹿盧，穿之以繩。送宣於標所，使韜所親宦者郝雅、劉靈拔其髮，抽其舌，以繩貫其頷，鹿盧絞上之。劉霸斷其手足，斫眼潰腹，如韜之傷。四面縱火，煙焰際天，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，登中臺以觀之。火滅，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。殺其妻子二十九人，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、宦者五十人，皆車裂、節解，棄之漳水。洿其東宮，以養猪牛。

十二年，虎自稱皇帝，號年太寧。

虎死，少子世僭立。虎養孫閔殺世，以世兄遵為主。遵以閔為大將軍輔政。遵立七日，大風、雷震、晝昏，火水俱下，災其太武殿，延及宮內府庫，至于閶闔門。火月餘乃滅。

遵兄鑒，又殺遵而自立，號年青龍。鑒弟苞與胡張才、孫伏都等謀殺閔，不克而死。自鳳陽門至琨華殿，積屍如丘，流血成池。閔知胡人不為己用，乃閉鄴城四門，盡殺諸胡，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。閔乃殺鑒而自立，盡滅石氏。

閔本姓冉，乃復其姓。自稱大魏，號年永興。尋為慕容儁所擒。

劉虎

鐵弗劉虎，南單于之苗裔，左賢王去卑之孫，北部帥劉猛之從子，居於新興慮虒之北。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「鐵弗」，因以為號。猛死，子副崙來奔。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。誥升爰一名訓兜。誥升爰死，虎代焉。虎一名烏路孤。始臣附於國，自以眾落稍多，舉

兵外叛。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，虎走據朔方，歸附劉聰，聰以虎宗室，拜安北將軍、監鮮卑諸軍事、丁零中郎將。復渡河侵西部，平文逆擊，大破之，虎退走出塞。昭成初，虎又寇西部，帝遣軍逆討，又大破之。虎死，子務桓代領部落，遣使歸順。

務桓，一名豹子。招集種落，為諸部雄。潛通石虎，虎拜為平北將軍、左賢王。

務桓死，弟閼陋頭代立。密謀反叛，語在序紀。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。悉勿祈死，弟衞辰代立。

衞辰，務桓之第三子也。既立之後，遣子朝獻，昭成以女妻衞辰。衞辰潛通苻堅，堅以為左賢王。遣使請堅，求田內地，春來秋去，堅許之。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，堅讓歸之。乃背堅，專心歸國，舉兵伐堅，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。

堅自至朔方，以衞辰為夏陽公，統其部落。衞辰以堅還復其國，復附於堅，雖於國貢使不絕，而誠敬有乖。帝討衞辰，大破之，收其部落十六七焉。衞辰奔苻堅，堅送還朔方，遣兵戍之。昭成末，衞辰導苻堅來寇南境，王師敗績。堅遂分國民為二部，自河以西屬之衞辰，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。語在燕鳳傳。堅後以衞辰為西單于，督攝河西雜類，屯代來城。

慕容永之據長子，拜衞辰使持節、都督河西諸軍事、大將軍、朔州牧，居朔方。姚萇亦遣使結好，拜衞辰使持節、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河西王、幽州牧。累為寇害。

登國中，衞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，其眾八九萬，太祖軍五六千人，為其所圍。太祖乃以車為方營，並戰並前，大破之於鐵岐山南，直力鞮單騎而走，獲牛羊二十餘萬。乘勝追之，自五原金津南渡，逕入其國，居民駭亂，部落奔潰，遂至衞辰所居悅跋城。衞辰父子驚遁，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。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，虜衞辰家屬；將軍伊謂至木根山，擒直力鞮，盡并其眾。衞辰單騎遁走，為其部下所殺，傳首行宮，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。先是，河水赤如血，衞辰惡之，及衞辰之亡，誅其族類，並投之於河。衞辰第三子屈子，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。[7]

屈子，本名勃勃，太宗改其名曰屈子，屈子者，卑下也。太悉伏送之姚興，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于妻之以女。屈子身長八尺五寸，興見而奇之，拜驍騎將軍，加奉車都尉，常

參軍國大議，寵遇踰於勳舊。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：「屈子天性不仁，難以親育，寵之太甚，臣竊惑之。」興曰：「屈子有濟世之才，吾方收其藝用，與之共平天下，有何不可？」乃以屈子為安遠將軍，封陽川侯，使助沒弈于鎮高平，議以義城、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，以候邊隙。邕固諫以為不可，興曰：「卿何以知其氣性？」邕曰：「屈子奉上慢，御眾殘，貪暴無親，輕為去就，寵之踰分，終為邊害。」興乃止，以屈子為持節、安北將軍、五原公，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，鎮朔方。

太祖末，屈子襲殺沒弈于而并其眾，僭稱大夏天王，號年龍昇，置百官。興乃悔之。屈子耻姓鐵弗，遂改為赫連氏，自云徽赫與天連；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，云其宗族剛銳如鐵，皆堪伐人。

劉裕攻長安，屈子聞而喜曰：「姚泓豈能拒裕，裕必滅之。待裕去後，吾取之如拾遺耳。」於是秣馬厲兵，休養士卒。及裕擒泓，留子義真守長安，屈子伐之，大破義真，積人頭為京觀，號曰「髑髏臺」。遂僭稱皇帝於灞上，號年為昌武，定都統萬。勒銘城南，頌其功德。以長安為南都。

性驕虐，視民如草芥。蒸土以築都城，鐵錐刺入一寸，即殺作人而并築之。所造兵器，匠呈必死，射甲不入即斬弓人，如其入也便斬鎧匠，凡殺工匠數千人。常居城上，置弓劍於側，有所嫌忿，手自殺之。羣臣忤視者，鑿其目；笑者，決其脣；諫者，謂之誹謗，先截其舌，而後斬之。

議廢其長子璝，璝自長安起兵攻屈子，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璝，殺之。屈子以昌為太子。始光二年，屈子死，昌僭立。

昌，字還國，一名折，屈子之第三子也。既僭位，改年永光。[8]世祖聞屈子死，諸子相攻，關中大亂，於是西伐。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。時冬至之日，昌方宴饗，王師奄到，上下驚擾。車駕次於黑水，去城三十餘里，昌乃出戰。世祖馳往擊之，昌退走入城，未及閉門，軍士乘勝入其西宮，焚其西門。夜宿城北。明日，分軍四出，略居民，殺獲數萬，生口牛馬十數萬，徙萬餘家而還。

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，世祖乘虛西伐，濟君子津，輕騎三萬，倍道兼行。羣臣咸諫曰：「統萬城堅，非十日可拔，今輕軍討之，進不可克，退無所資，不若步軍攻具，一時俱往。」世祖曰：「夫用兵之術，攻城最下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如其攻具一時

俱往，賊必懼而堅守，若攻不時拔，則食盡兵疲，外無所掠，非上策也。朕以輕騎至其城下，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，必當心閑，朕且羸師以誘之，若得一戰，擒之必矣。所以然者，軍士去家二千里，復有黃河之難，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。以是決戰則有餘，攻城則不足。」遂行。次于黑水，分軍伏於深谷，而以少眾至其城下。

昌將狄子玉來降，說：「昌使人追其弟定，定曰：『城既堅峻，未可攻拔，待擒斤等，然後徐往，內外擊之，何有不濟。』昌以為然。」世祖惡之，退軍城北，示昌以弱。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，西掠居民。會軍士負罪，亡入昌城，言官軍糧盡，士卒食菜，輜重在後，步兵未至，擊之為便。昌信其言，引眾出城，步騎三萬。司徒長孫翰等言：「昌步陳難陷，宜避其鋒，且待步兵，[9]一時奮擊。」世祖曰：「不然。遠來求賊，恐其不出，今避而不擊，彼奮我弱，非計也。」遂收軍偽北，引而疲之。昌以為退，鼓譟而前，舒陳為翼。行五六里，世祖衝之，賊陳不動，稍復前行。會有風起，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，崔浩叱之。世祖乃分騎為左右以掎之。世祖墜馬，賊已逼接，世祖騰馬，刺殺其尚書斛黎，又殺騎賊十餘人，[10]流矢中掌，奮擊不輟。昌軍大潰，不及入城，奔於上邽，遂克其城。

初，屈子性奢，好治宮室。城高十仞，基厚三十步，上廣十步，宮牆五仞，其堅可以礪刀斧。臺榭高大，飛閣相連，皆彫鏤圖畫，被以綺繡，飾以丹青，窮極文采。世祖顧謂左右曰：「蕞爾小國，而用民如此，雖欲不亡，其可得乎？」

後侍御史安頡擒昌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，舍之西宮門內，給以乘輿之副，又詔昌尚始平公主，假常忠將軍、會稽公，封為秦王。坐謀反，伏誅。

昌弟定，小字直獺。屈子之第五子，凶暴無賴。昌敗，定奔於平涼，自稱尊號，改年勝光。定登陰槃山，望其本國，泣曰：「先帝以朕承大業者，豈有今日之事乎！使天假朕年，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。」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，定命射之，無所獲。定惡之，曰：「此亦大不臧，咄咄天道，復何言哉！」與劉義隆連和，遙分河北，自恒山以東屬義隆，恒山以西屬定。遣其將寇鄜城，[11]始平公隗歸討破之。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。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，定救平涼，方陳自固。世祖四面圍之，斷其水草。定不得水，引眾下原。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，眾潰。定被創，單騎遁走，收其餘眾，乃西保上邽。神䴥四年，為吐谷渾慕璝所襲，擒定，送京師，伏誅。

慕容廆

徒何慕容廆，字弈洛瑰，其本出於昌黎。曾祖莫護跋，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，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，拜率義王，始建國於棘城之北。祖木延，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，加號左賢王。父涉歸，以勳進拜鮮卑單于，遷邑遼東。涉歸死，廆代領部落。以遼東僻遠，徙於徒何之青山。穆帝之世，頗為東部之患，左賢王普根擊走之，乃修和親。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，昌黎、遼東二國公。平文之末，廆復侵東部，擊破之。王浚稱制，以廆為散騎常侍、冠軍將軍、前鋒大都督、大單于。廆以非王命所授，拒之。廆死，子元真代立。

元真，小字萬年，名犯恭宗廟諱。元真既襲，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，與元真相攻，元真討斬之。乃號年為元年，自稱燕王，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。石虎率眾伐元真，元真擊走之。建國二年，帝納元真女為后。元真襲石虎，至於高陽，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戶而還。四年，元真遣使朝貢，城和龍城而都焉。元真征高麗，大破之，遂入丸都，掘高麗王釗父利墓，載其屍，并其母妻、珍寶，掠男女五萬餘口，焚其宮室，毀丸都而歸。釗單馬遁走，後稱臣於元真，乃歸其父屍。又大破宇文，開地千里，[12]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。元真死，子儁統任。

儁，字宣英。既襲位，號年為元年。聞石氏亂，乃礪甲嚴兵，將為進取之計。鑿山除道，入自盧龍，克薊城而都之。進克中山、常山，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，擒之。閔太子叡固守鄴城，進師攻鄴，克之。建國十五年，儁僭稱皇帝，置百官，號年元璽，國稱大燕，郊祀天地。十六年，遣使朝貢。儁自薊遷都於鄴，號年為光壽。儁死，子暐統任。

暐，字景茂，儁之第三子也。既僭立，號年建熙。暐政無綱紀，時人知其將滅。有神降於鄴，自稱「湖女」，有聲，與人相接，數日而去。僭晉將桓溫率眾伐暐，至於枋頭，暐叔父垂擊走之。垂有大功，暐不能賞，方欲殺之，垂怒，奔苻堅。堅遣將王猛伐鄴，擒暐，封新興侯，後拜尚書。

太祖之七年，苻堅敗於淮南，垂叛，攻苻丕於鄴。暐弟濟北王泓，先為北地長史，聞垂攻鄴，亡奔關東，收諸馬牧鮮卑，眾至數千，還屯華陰。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。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，為泓所敗。泓眾遂盛，自稱使持節、大都督、陝西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雍州牧、濟北王，推垂為丞相、都督陝東諸軍事、領大司馬、冀州牧、吳王。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。泓弟中山王沖，先為平陽太守，亦起兵河東，有眾二萬。泓大破叡軍，斬叡。沖為堅將竇衝所破，棄其步眾，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。泓眾至十餘萬。

遣使謂堅曰：「秦為無道，滅我社稷。今天誘其衷，秦師傾敗，將欲興復大燕。吳王已定關東。可速資備大駕，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，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，還返鄴都。與秦以虎牢為界，分王天下，永為鄰好，不復為秦之患也。」堅怒責暐曰：「卿雖曰破滅，其實若歸，奈何因王師小敗，猖悖若是！泓書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當相資。」暐叩頭流血，涕泣陳謝。堅久之曰：「此自三豎之罪，非卿之過。」復其位，待之如初。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、沖，使息兵還長安，恕其反叛之咎。而暐密遣使謂泓曰：「今秦數已終，社稷不輕，勉建大業。可以吳王為大將軍，領司徒，承制封拜。[13]聽吾死問，汝便即尊位。」泓於是進向長安，年號燕興。

泓謀臣高蓋、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殺泓，立沖為皇太弟，承制行事，置百官。沖去長安二百里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，沖大破暉軍，進據阿房。初，堅之滅燕，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，有殊色，納之，寵冠後庭。沖年十二，亦有龍陽之姿，堅又幸之。姊弟專寵，宮人莫進，長安歌之曰：「一雌復一雄，雙飛入紫宮。」咸懼為亂。王猛切諫，堅乃出沖。及其母卒，葬之以燕后之禮。長安又謠曰：「鳳皇，鳳皇，止阿房。」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實不食，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，以待鳳皇之至。沖小字鳳皇，至是終為堅賊，入止阿城焉。

暐入見堅，稽首謝曰：「弟沖不識義方，孤背國恩，臣罪應萬死。陛下垂天地之容，臣蒙更生之惠。臣二子昨婚，明當三日，愚欲暫屈鑾駕，幸臣私第。」堅許之。暐出，術士王嘉曰：「椎蘆作籧篨，不成文章；會天大雨，不得殺羊。」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。堅與羣臣莫之能解。是夜大雨，晨不果出。初，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，謀欲伏兵請堅殺之。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，暐令其帥悉羅騰、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：「官今使吾外鎮，聽舊人悉隨。可於某日會集某處。」鮮卑信之。北部人突賢之妹，為堅左將軍竇衝小妻，賢與妹別，妹請衝留其兄。衝馳入白堅，堅大驚，召騰問之，騰具首服。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，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。庳弟運，運孫永。

永，字叔明。暐既為苻堅所并，永徙於長安，家貧，夫妻常賣靴於市。及暐為堅所殺也，沖乃自稱尊號，以永為小將。沖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，永力戰有功，斬池等數千級。堅大怒，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，大敗之，俘掠鮮卑萬餘而還，堅悉坑之。又敗沖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。定果勇善戰，沖深憚之，納永計，穿馬埒以自固。遷永黃門郎。

沖毒暴關中，人民流散，道路斷絕，千里無煙。及堅出如五將山，沖入長安，縱兵大掠，

死者不可勝計。初，堅之未亂也，關中土燃，無火而煙氣大起，方數十里，月餘不滅。堅每臨聽訟觀，令民有怨者，舉煙於城北，觀而錄之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欲得必存，當舉煙。」關中謠曰：「長鞘馬鞭擊左股，太歲南行當復虜。」西人呼徒何為白虜。沖果據長安，樂之忘歸，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，跨據山東，憚不敢進，課農築室，為久安之計。眾咸怨之。登國元年，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，殺沖，立沖將段隨為燕王，改年昌平。沖之入長安，王嘉謂之曰：「鳳皇，鳳皇，何不高飛還故鄉？無故在此取滅亡！」

沖敗，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，襲殺段隨，立宜都王子覬為燕王，號年建明，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，乘輿服御、禮樂器物，去長安而東，以永為武衛將軍。恒弟護軍將軍韜，陰有貳志，誘覬殺之于臨晉，恒怒，去之。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眾攻韜，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，永執而戮之。韜懼，出奔恒營。恒立慕容沖子望為帝，號年建平。眾悉去望奔永，永執望殺之，立慕容泓之子忠為帝，改年建武。忠以永為太尉，守尚書令，封河東公。至聞喜，[14]知慕容垂稱尊號，託以農要弗集，築燕熙城以自固。刁雲等又殺忠，推永為大都督、大將軍、大單于、雍秦梁涼四州牧、河東王，稱藩於垂。永以苻丕至平陽，恐不能自固，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。丕不許，率眾討永，永擊走之，進據長子。永僭稱帝，號年中興。

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，釗請救於永，永謀於眾。尚書郎勃海鮑遵曰：「徐觀其弊，卞莊之舉也。」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：「強弱勢殊，何弊之有！不如救之，成鼎峙之勢。可引兵趣中山，晝多疑兵，夜倍其火，彼必懼而還師。我衝其前，釗躡其後，此天授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永不從。釗敗降永，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、東郡王。歲餘，謀殺永，永誅之。

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，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眾五萬屯潞川。垂停鄴，月餘不進，永乘詭道伐之，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。垂進師，入自木井關，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、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。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，垂將平規擊破之。永率眾五萬與垂戰於臺壁南，為垂所敗，奔還長子，嬰城固守。大逸豆歸部將潛為內應，垂勒兵密進，永奔北門，為前驅所獲，垂數而戮之，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、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。永所統新舊民戶，及服御、圖書、器樂、珍寶，垂盡獲之。

垂，字道明，元真第五子也。甚見寵愛，常目而謂諸弟曰：「此兒闊達好奇，終能破人家，或能成人家。」故名霸，字道業，恩遇踰於儁，故儁不能平之。及即王位，以垂墜馬傷齒，改名為　　，外以慕郤　　為名，內實惡之。尋以讖記之文，乃去夫，以垂為名焉。

年十三，為偏將，所在征伐，勇冠三軍。僞平中原，垂為前鋒，累戰有大功。及僭尊號，拜黃門郎，出為安東、冀州牧，封吳王。以侍中、右禁將軍，錄留臺事，鎮龍城，大收東北之和。歷位鎮東、平州、征南大將軍、荊兗二州牧、司隸校尉。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，威名大震。不容於暐，西奔苻堅。堅甚重之，拜冠軍將軍，封賓都侯。

堅敗於淮南，入於垂軍。子寶勸垂殺之，垂以堅遇之厚也，不聽。行至洛陽，請求拜墓，許之，遂起兵。攻苻丕於鄴，乃引漳水以灌之，不沒者尺餘。丁零翟斌怨垂，使人夜往決堰，水潰，故鄴不拔。垂稱燕王，置百官，年號燕元。引師去鄴，開苻丕西歸之路。丕固守鄴城，請援於司馬昌明。垂怒曰：「苻丕，吾縱之不能去，方引南賊規固鄴都，不可置也。」乃復進師。丕乃棄鄴奔并州。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，鎮鄴。垂定都中山。登國元年，垂僭稱大位，號年為建興。建宗廟社稷於中山，盡有幽、冀、平州之地。

垂遣使朝貢。三年，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，垂又遣使朝貢。四年，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，又遣使朝貢。五年，又遣秦王觚使於垂，垂留觚不遣，遂絕行人。

垂議討慕容永，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：「彗星經尾箕之分，燕當有野死之王，不出五年，其國必亡，歲在鶉火，必克長子。」垂乃止。安出而謂人曰：「此眾既并，終不能久。」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，而不敢言。

先是，丁零翟遼叛垂，後遣使謝罪，垂不許，遼怒，遂自號大魏天王，有眾數萬，屯於滑臺，與垂相擊。遼死，子釗代之，及垂征克滑臺，釗奔長子。垂議征長子，諸將咸諫，以永國未有釁，連歲征役，士卒疲怠，請待他年。垂將從之。垂弟司徒、范陽王德固勸垂征。垂曰：「司徒議與吾同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吾計決矣。且吾投老，叩囊底智足以克之，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。」垂率步騎七萬伐永，克之。

十年，垂遣其太子寶來寇。時太祖幸河南宮，乃進師臨河，築臺告津，奮揚威武，連旌沿河，東西千有餘里。是時，陳留公虔五萬騎在河東，要山截谷六百餘里，以絕其左；太原公儀十萬騎在河北，以承其後；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。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，一二盡擒，馬步無脫。寶乃引船列兵，亦欲南渡。中流，大風卒起，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，擒其將士三百餘人。太祖悉賜衣服遣還。始寶之來，垂已有疾，自到五原，太祖斷其行路，父子問絕。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，令臨河告之曰：「汝父已死，何不遽還！」

兄弟聞之，憂怖，以為信然。於是士卒駭動，往往間言，皆欲為變。初，寶至幽州，其所乘車軸，無故自折，占工靳安以為大凶，固勸令還，寶怒不從。至是問安，安對曰：「今天變人事，咎徵已集，速去可免。」寶逾大恐。安退而告人曰：「今皆將死於他鄉，尸骸委於草野，為烏鳥螻蟻所食，不復見家矣。」

冬十月，寶燒船夜遁。是時，河冰未成，寶謂太祖不能渡，故不設斥候。十一月，天暴風寒，冰合。太祖進軍濟河，留輜重，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，晨夜兼行，暮至參合陂西。寶在陂東，營於蟠羊山南水上。靳安言於寶曰：「今日西北風勁，是追軍將至之應，宜設警備，兼行速去，不然必危。」寶乃使人防後。先不撫循，軍無節度，將士莫為盡心，行十餘里，便皆解鞍寢臥，不覺大軍在近。前驅斥候，見寶軍營，還告。其夜，太祖部分眾軍相援，諸將羅落東西，為掎角之勢。約勒士卒，束馬口，銜枚無聲。昧爽，眾軍齊進，日出登山，下臨其營。寶眾晨將東引，顧見軍至，遂驚擾奔走。太祖縱騎騰躡，大破之，有馬者皆蹶倒冰上，自相鎮壓，死傷者萬數。寶及諸父兄弟，單馬迸散，僅以身免。於是寶軍四五萬人，一時放仗，斂手就羈矣。其遺迸去者不過千餘人。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，獲寶寵妻及宮人，器甲、輜重、軍資雜財十餘萬計。

垂復欲來寇，太史曰：「太白夕沒西方，數日後見東方，此為躁兵，先舉者亡。」垂不從，鑿山開道。至寶前敗所，見積骸如丘，設祭弔之，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，聲震山川。垂慚忿嘔血，發病而還，死於上谷。寶僭立。

寶，字道祐，小字庫勾，垂之第四子也。少而輕果，無志操，好人佞己。及為太子，砥礪自修，朝士翕然稱之，垂亦以為克保家業。垂妻段氏謂垂曰：「寶資質雍容，柔而不斷，承平則為仁明之主，處難則非濟世之雄。今託之以大業，未見克昌之美。遼西、高陽，兒之賢者，宜擇一以樹之。趙王麟，姦詐負氣，常有輕寶之心，恐必難作。此自家事，宜深圖之。」垂弗納。寶聞之，深以為恨。寶既僭位，年號永康。遣麟逼其母段氏曰：「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，今竟能不？宜早自裁，以全段氏。」段氏怒曰：「汝兄弟尚逼殺母，安能保社稷！吾豈惜死，念國滅不久耳。」遂自殺。寶議以后諫廢嫡統，無母后之道，不宜成喪，羣臣咸以為然。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，寶從而止。

皇始元年，太祖南伐。及克信都，寶大懼。太祖軍於栢肆，寶夜來犯營，太祖擊破之。寶走還中山，率萬餘騎奔薊。寶子清河王會，先守龍城，聞寶被圍，率眾赴難，逢寶於路。寶分奪其軍，以授弟遼西王農等。會怒，襲農傷之。農弟高陽王隆，勸寶收會，不獲。會勒兵攻寶，寶走龍城，會追圍之。侍御郎高雲襲敗會，會奔中山。寶命雲為子，

封夕陽公。會至中山，為慕容普隣所殺。寶率眾自龍城而南，將攻中山。眾憚征，逃潰。寶還龍城，垂舅蘭汗拒之，寶南走，奔薊。汗遣使誘迎寶，寶殺之。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，聞德稱制，退潛辟陽。汗復遣迎寶。寶以汗垂之季舅，子盛又汗之壻也，必謂無二，乃還龍城。汗殺之，及子弟等百餘人。[15]汗自稱大都督、大單于、昌黎王，號年青龍，以盛子壻，哀而宥之。

盛，字道運，寶之長子也。垂封為長樂公，歷位散騎常侍、左將軍。寶既僭立，進爵為王，拜征北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尚書左僕射。蘭汗之殺寶也，以盛為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。盛乃間汗兄弟，使相疑害。李旱、衛雙、劉志、張真等，皆盛之舊昵，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。盛要結旱等，因汗、穆等酒醉，夜襲殺之。僭尊號，改年為建平，又號年為長樂，盛改稱庶民大王。盛以寶闇而不斷，遂峻極威刑，纖介嫌忌，莫不裁之於未萌，防之於未兆。於是上下震局，人不自安，雖忠誠親戚，亦僉懷離貳。前將軍段璣等，夜潛禁中，鼓譟攻盛。盛聞變起，率左右出戰，眾皆披潰。俄有一賊，闇中擊盛，傷之。遂輦昇殿，申約禁衛，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，未至而盛死。

熙，字道文，小字長生，垂之少子也。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，以其家多難，宜立長君，遂廢盛子定，迎熙而立之。熙立，殺定，年號光始。築龍騰苑，廣袤十餘里，役徒二萬人。起景雲山於苑內，基廣五百步，高十七丈。又起逍遙宮、甘露殿，連房數百，觀閣相交。鑿天河渠，引水入宮。又為妻苻氏鑿曲光海、清涼池，季夏盛暑，不得休息，暍死者太半。熙遊于城南，止大柳樹下，若有人呼曰：「大王且止。」熙惡之，伐其樹，下有蛇長丈餘。熙盡殺寶諸子，改年為建始。又為其妻起承華殿，負土於北門，土與穀同價。典軍杜靜，載棺詣闕，上書極諫。熙大怒，斬之。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，仲冬須生地黃，皆下有司切責，不得，加之以大辟，其虐也如此。及苻氏死，熙擁其屍而撫之，曰：「體已就冷，命遂斷矣。」於是僵仆絕息，久而乃蘇，悲號擗踴，斬衰食粥。大斂之後，復啟而交接。制百官哭臨，沙門素服，令有司案檢，有淚者為忠孝，無淚者罪之。於是羣臣震懼，莫不含辛以為淚焉。及葬，熙被髮徒跣步從。輜車高大，毀城門而出，長老相謂曰：「慕容氏自毀其門，將不入矣。」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，執而殺之。立夕陽公雲為主。

雲，寶之養子。復姓高氏，年號正始。跋又殺雲自立。雲之立也，熙幽州刺史、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，太祖以懿為征東將軍、平州牧、昌黎王。後坐反，伏誅。元真少子德。

德，字玄明，雅為兄垂所重。桓溫之至枋頭也，德與垂擊走之。苻堅滅暐，以德為張掖太守。垂稱尊號，封為范陽王，拜車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，尋遷司徒。寶既即位，以德鎮鄴，後拜丞相。寶既東走，羣僚勸德稱尊號，德不從。皇始二年，既拔中山，太祖遣衞王儀攻鄴。德率戶四萬南走滑臺，自稱燕王，號年為燕元，置百官。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，德留兄子和守滑臺，率眾攻廣，斬之。而和長史李辯殺和，以城來降。

德無所據，乃謀於眾。其給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。其尚書潘聰曰：「青齊沃壤，號曰『東秦』。土方二千里，戶餘十萬，四塞之固，負海之饒，可謂用武之國。宜攻取據之，以為關中、河內也。」德從之，引師克薛城，徐兗之民盡附之。以其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，鎮梁父。進克莒城，以潘聰為徐州刺史，鎮莒城。北伐廣固，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，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，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，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。誕、豁皆承檄遣子降德。渾懼，攜妻子北走，德追騎斬之。渾少子道秀自歸，請與父俱死。德曰：「渾雖不忠，而子能孝，其特赦之。」德入都廣固，僭稱尊號，號年建平。

女水竭，德聞而惡之，因而寢疾。兄子超請祈女水，德曰：「人君之命，豈女水所知。」超固請，終不許。立超為太子。德死，超僭立。

超，字祖明，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。既僭位，號年太上。超青州刺史、北地王鍾，兗州刺史、南海王法等，起兵叛超，超悉平之。超南郊，柴燎焰起，而煙不出。靈臺令張光告人曰：「今火盛而煙滅，國其亡乎？」天賜五年，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。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，超曰：「但令度峴，我以鐵騎踐之，此成擒也。」太尉、桂林王鎮曰：「若如聖旨，必須平原用馬，便宜出峴逆戰，戰而不勝，猶可退守，不宜縱敵，自貽寇逼。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，拒之大峴，策之上也。」超不從。出而告人曰：「主上酷似劉璋。今年國滅，吾必死之。」超收鎮下獄。裕入大峴，超拒之於臨朐，乃赦鎮而謝之。超戰於臨朐，為裕所敗，退還廣固。裕遂圍之。廣固鬼夜哭，有流星長十餘丈，隕于廣固。城潰，裕執超，送建康市斬之。

苻健

臨渭氐苻健，字建業，本出略陽臨渭。祖懷歸，為部落小帥。父洪，字廣世。洪之生也，隴右霖雨，百姓苦之。時有謠曰：「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」故名之曰洪。年十二而父死，為部帥。羣氐推以為盟主。劉曜拜洪為寧西將軍、率義侯，徙之高陸，進為氐王。

石虎平秦隴，表石勒拜冠軍將軍、涇陽伯，又徙之枋頭。遷光烈將軍，進爵為侯，稍遷冠軍大將軍，進封西平公。討平梁犢，進位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略陽公。冉閔之亂，秦雍徙民西歸，憑洪為主，眾至十餘萬，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、三秦王。既而為其將麻秋所鴆，臨死，謂健曰：「關中周漢舊都，形勝之國，進可以一同天下，退不失保全秦雍，吾死之後，便可鼓行而西。」健從之。

健，初名黑，字世建，又避石虎外祖張黑之名，故改焉。健便弓馬，善於事人，石虎深愛之，歷位翼軍校尉、鎮軍將軍。

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，關中雄儁皆應之。健密圖關中，懼洪之知也，乃繕宮室於枋頭，課民種麥，示無西意。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盡眾西行。至盟津，起浮橋以濟，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，兄子揚武將軍菁率眾七千自軹關入河東。執菁手曰：「若事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。」濟訖，焚橋；自統大眾，繼雄而進。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，雄擊破之。洪盡召關中之眾以拒健，健聞而笮之，遇泰之臨。健曰：「小往大來，吉亨。昔往東而小，今還西而大，吉孰大焉。諸君知不？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。」健長驅至長安，杜洪奔司竹，健遂入都。

建國十四年，乃僭稱天王，號年皇始，國號大秦，置百官。健尋自稱皇帝。桓溫率眾伐長安，次于灞上。健弟雄擊溫，破之，溫乃引眾東走。健遣其太子萇追溫，比至潼關，九敗之，萇亦為流矢所中死。關中大飢，蝗虫生於華澤，西至隴山，百草皆盡，牛馬至相噉毛，虎狼食人，行路斷絕。十八年，健死，子生僭立。

生，字長生，健之第三子也。幼而粗暴，昏酒無賴，祖洪甚惡之。生無一目，年七歲，洪戲之，問侍者曰：「吾聞瞎兒一淚，信乎？」侍者曰「然」。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「此亦一淚也！」洪驚，鞭之，生曰：「性耐刀矟，不堪鞭捶。」洪曰：「汝為爾不已，吾將以汝為奴。」生曰：「可不如石勒也。」洪懼，跌而掩其口。謂健曰：「此兒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，長大必破人家。」健將殺之，雄止之曰：「兒長成自當修改，何至便如此。」健乃止。及長，力舉千鈞，雄勇好殺，手格猛獸，走及奔馬，擊刺騎射，冠絕一時。初，健之長子死，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，健以讖有「三羊五眼」之言，故立之。

生既僭立，號年壽光。雖在諒闇，遊飲自若。彎弓露刃，以見朝臣，錘鉗鋸鑿，備置左右。在位未幾，后妃公卿，下至僕隸，殺五百餘人。朝饗羣臣，酣飲奏樂，生親歌以和

之。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，既而生怒曰：「何不強酒，猶有坐者！」引弓射牢而殺之。於是百僚大懼，無不引滿，汙服失冠，生以為樂。長安大風，或稱賊至，宮門晝閉，五日乃止。生推告賊者，刳出心胃。生舅強平切諫，生鑿其頂而殺之。虎狼大暴，從潼關至于長安，晝則斷道，夜則發屋，不食六畜，專以害人。自其元年秋，至于二年夏，虎殺七百餘人，民廢農桑，內外怵懼。其臣奏請禳災，生曰：「野獸飢則食人，飽當自止，終不累年為患也。天將助吾行誅，以施刑教，但勿犯罪，何為怨天。」生如阿房，遇人共妹行者，逼令為淫，固執弗從，生怒殺之。其尚書僕射賈玄石，形貌美偉，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，妻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生曰：「汝欲得也。」乃誅玄石。生嘗夜食棗過多，至旦病，使太醫程延診脉，延曰：「陛下食棗多，無他疾也。」生曰：「嘻，汝非聖人，焉知吾食棗？」乃殺之。常從輿上溲便，輦者謂之天雨。生既眇其目，所諱者不足、不具、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，皆不得道，左右忤旨而死者，不可勝紀。太白犯東井，其臣奏曰：「東井，秦也，太白罰星，必有暴兵起於京師。」生曰：「星入井者，必將渴耳，何所怪乎？」初，生夢大魚食蒲，又長安謠曰：「東海大魚化為龍，男便為王女為公。問在何所，洛門東。」是月，生以謠夢之故，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。東海，苻堅封也，時為龍驤將軍，宅在洛門之東。又謠曰：「百里望空城，鬱鬱何青青。瞎人不知法，仰不見天星。」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。「法」，是苻法也。

生耽湎於酒，無復晝夜。其臣朝謁，漏盡請見，生曰：「日知盡乎？須待飲訖。」因醉問左右曰：「吾統天下已來，汝等何所聞乎？」或對曰：「聖明宰世，子育百姓，罰必有罪，賞必有功，天下唯歌太平，未聞有怨。」生曰：「汝媚吾也。」引而斬之。他日，又問，或對曰：「陛下刑罰微過。」生曰：「汝謗吾也。」亦殺之。使宮人與男女裸交於殿前，引羣臣臨而觀之。或生剝牛羊驢馬，活燔雞豚鵝鴨，數十為羣，放之殿下。剝人面皮，令其歌舞。勳舊親戚，殺害略盡，王公在者以疾告歸，得度一日如過十年。至於截脛刳胎、拉脅鋸頸者，動有千數。生夜對侍婢曰：「阿法兄弟，亦不可信，明當除之。」旦而侍婢以告，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，宿衛者皆捨仗歸堅。廢生為越王，俄而殺之。

堅，字永固，一字文玉，雄第二子也。既殺苻生，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，法固以推堅。於是去皇帝之號，僭稱天王，號年永興。以法為丞相、東海公，尋以疑忌殺之。改年為甘露，時建國二十二年也。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，魏公庾反於陝，燕公武反於安定，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，皆討平之。慕容垂奔於堅，王猛勸堅殺之，堅不從。

三十八年，改為建元。堅遣使牛恬朝貢。使尚書令王猛伐鄴，堅親率大眾以繼之。克鄴，

擒慕容暐。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，仍平蜀；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，降張天錫；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。堅觀其史書，見母苟氏通李威之事，慚怒，乃焚其書。

堅南伐司馬昌明，戎卒六十萬，騎二十七萬，前後千里，旗鼓相望。堅至項城，涼州兵始達咸陽，蜀漢之軍，順流而下，幽冀之眾，至于彭城，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，運漕萬艘，自河入石門，達于汝潁。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，克之。融馳使白堅曰：「賊少易俘，但懼越逸，宜速進軍。」堅大悅，捨大軍于項城，輕騎八千，兼道赴之。堅與融登城，望昌明將謝石軍，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，顧謂融曰：「此亦勁敵也，何謂少乎！」憮然有懼色。謝石欲戰，苻融陳逼肥水，石遣使謂融曰：「君若小退師，令將士周旋，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，不亦美也？」融於是麾軍却陳，欲因其濟，覆而取之。軍遂奔退，制之不可止。融馬倒見殺，軍遂大敗。謝石乘勝追擊，至于青岡，死者相枕。堅單騎遁還淮北。初，謠言曰：「堅不出項。」羣臣勸堅停項，為六軍聲鎮，堅不從。諸軍悉潰，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，堅以千餘騎赴之。收集離散，比至洛陽，眾十餘萬。

行未及關，垂有貳志，說堅請巡撫燕代，并求拜墓，許之。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、鎮軍將軍毛當，引丁零之眾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。慕容泓、沖起兵華澤，堅遣子叡、暉前後擊泓，為泓所敗。長安鬼夜哭三旬。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，遂屯阿房，進逼長安。堅登城觀之，歎曰：「此虜何從而出？其強若斯！」大言責沖曰：「爾輩羣奴，正可牧牛羊，何為送死！」沖曰：「奴則奴矣，既厭奴苦，取爾見代。」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，使者稱有詔：「古人兵交，使在其間。卿遠來草創，得無勞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懷。朕於卿恩分如何，而於一朝忽為此變？」沖命詹事答之，亦稱皇太弟有令：「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便可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。自當寬貸苻氏，以酬曩好，終不使既往之事，獨美於前。」堅大怒曰：「朕不用王景略、陽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於此！」

長安大飢，人民相食。姚萇叛於北地，與沖連和，合攻長安。有羣烏數萬，鳴於長安城上，其聲甚悲，占者以為不終年，有甲兵入城之象。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：「楊定健兒應屬我，宮殿臺觀應坐我，父子同出不共汝。」旦遣尋求，不見人跡。先是，又謠曰：「堅入五將山長得。」堅大信之，告其太子永道曰：「天或導予，脫如謠言。留汝兼總戎政，勿與賊爭利。吾當出隴收兵，運糧以給汝。天其或者正訓予也。」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，為沖所擒。堅彌懼，付永道以後事，率騎數百出如五將，宣告州郡，期救長安。月餘，永道尋將母妻、宗室、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，遂假道入司馬昌明。慕容沖入據長安。堅至五將山，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。堅眾奔散，獨左右十數人，神色自若，

坐而待之，召宰人進食。俄而兵至，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，送詣姚萇。萇囚之，將害焉。堅自以平生遇萇厚，忿之，厲聲大罵，謂張氏曰：「豈令羌奴辱吾兒！」於是殺寶錦。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。永道既奔昌明，處之江州，桓玄以為梁州刺史，後為劉裕所誅。永道名犯高祖廟諱。

堅子丕，字永敍。堅以為征東將軍、冀州牧，封長樂公，鎮鄴。為慕容垂圍逼，丕乃去鄴，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。堅驃騎將軍張蚝、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。堅既為姚萇所殺，太祖九年，丕乃僭稱尊號，改年太安。先是，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眾赴之，丕以永為司徒、錄尚書事，張蚝為司空，王騰為司隸，傳檄遠近，率多應之。

丕留王騰守晉陽，楊輔守壺關，率眾四萬，進據平陽，將討姚萇。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，丕弗許，怒曰：「永乃我之馬將，首亂京畿，禍傾社稷，承凶繼逆，方請逃歸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恕！」使其丞相王永討之，戰于襄陵，永大敗，死之。丕眾離散，率騎數千南奔東垣，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。

丕族子登，字文高，粗險不修細行，故堅弗之奇也。長而折節，頗覽書傳。堅以為長安令，坐事黜為狄道長。

及關中起兵，奔於枹罕。羣氐殺河州牧毛興，推衞平為安西將軍、河州刺史，平以登為長史。既而，枹罕諸氐以衞平年老，議欲廢之，而憚其宗強，連日不決。氐有啖青者，謂諸將曰：「大事宜定，東討姚萇，不可猶豫，一旦事發，返為人害。諸君但請衞公會集眾將，青為諸君決之。」眾咸以為然，因大饗。青抽劍而前曰：「衞公朽耄，不足以成大事。狄道長苻登，雖王室疏屬，請共立之。」於是推登為使持節、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、撫軍大將軍、雍河二州牧、略陽公，率眾五萬東下隴，據南安，馳使請命。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安王，餘因其所稱而授之。

後與姚萇戰于胡奴皐，大破之。丕死，登國元年，登僭稱尊號於隴東，號年太初，置百官。立堅神主於軍中，載以輜軿，羽葆青蓋，建黃旗，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衞之，每戰必告。繕甲治兵，引師而東，皆刻鉾鎧為「死休」字，示以戰死為志。每戰，以長矛鉤刃為方圓大陳，知有厚薄，從中分配，故人自為戰，所向無前。登每圍萇營，四面大哭，哀聲動人，大呼曰：「殺君賊姚萇，出來！吾與爾決。何為枉害無辜！」萇憚而不應。

登進攻安定，萇襲其輜重，獲登妻毛氏，將妻之，毛氏哭罵，萇殺之。登聞姚萇死，喜

曰：「姚興小兒，吾將折杖以笞之。」乃盡眾而東，以趣廢橋。興將尹緯據橋待之，爭水不得，為緯所敗，奔於平涼，入馬毛山。姚興攻之，登戰死。

子崇，奔於湟中。僭稱尊號，改年延初。尋為乞伏乾歸所殺。

姚萇

羌姚萇，字景茂，出於南安赤亭，燒當之後也。祖柯回，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，以功假綏戎校尉、西羌都督。父弋仲，晉永嘉之亂，東徙榆眉。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、平襄公。烈帝之五年，弋仲率部眾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，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，封襄平公。昭成時，弋仲死，子襄代，屯於譙城。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、丹陽公，進屯淮南，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。為司馬聃將桓溫所敗，奔於河東。後為苻眉所殺。

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萇第二十四，隨兄襄征伐，襄甚奇之。襄之敗也，萇率子弟降於苻堅。從堅征伐，頻有戰功，歷寧、幽、兗三州刺史，封益都侯，邑五百戶。苻堅伐司馬昌明，以萇為龍驤將軍，督益梁州諸軍事。謂萇曰：「朕本以龍驤建業，龍驤之號，初未假人，今特以相授。山南之事，一以委卿。」堅左將軍竇衝進曰：「王者無戲言，此將不臧之徵也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堅默然。

及慕容泓起兵華澤，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，戰敗，為泓所殺。時萇為叡司馬，懼罪奔馬牧，聚眾萬餘，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、萬年秦王，號年白雀。數月之間，眾至十餘萬，與慕容沖連和，進屯北地。苻堅出至五將山，萇執而殺之。

登國元年，僭稱皇帝，置百官，國號大秦，年曰建初，改長安曰常安。以其太子興鎮長安，自擊苻登安定，敗之。萇病，夢苻堅將天官使者、鬼兵數百，突入營中，萇懼走後宮，宮人迎萇刺鬼，誤中萇陰。鬼相謂曰：「正中死處。」拔矛出血石餘。寤而驚悸，遂患陰腫，醫刺之，出血如夢。萇乃狂言，或稱「臣」，或稱「萇」，「殺陛下者兄襄，非臣之罪，願不枉臣」。萇死，子興襲位，祕不發喪。

興，字子略，萇長子也。既滅苻登，乃發喪行服，僭稱皇帝於槐里，號年皇初。天興元年，興去皇帝之號，降稱天王，號年洪始。[16]興克洛陽，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。三年，興遣使朝貢，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。興又大破乞伏乾歸，遂入枹罕，獲鎧馬六萬匹，乾歸降於興。

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弈于，于棄部眾，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子奔於秦州。追至於瓦亭，長安震懼。興大議為寇，其臣咸以為不可，興不從。天興五年夏，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眾四萬侵平陽，攻乾壁六十餘日，壁中眾少失井，乃陷之。六月，太祖將討平，遣毗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為先鋒。七月，車駕親征；八月，次於永安。平募遣勇將，率精騎二百窺軍，為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，匹馬不返。平遂退走，太祖急追，及於柴壁。平因守固，太祖圍之，興乃悉舉其眾救平。

太祖聞興將至，增築重圍，內以防平之出，外以距興之入。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，乘西岸築圍。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，渡蒙坑南四十里，逆擊興。興晨行北引，未及安營，太祖軍卒至，興眾怖擾。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，獲興甲騎數百，斬首千餘級。興退，南走四十餘里，太祖引還。平竟不敢出，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。太祖知興氣挫，乃南絕蒙坑之口，東杜新坂之隘，守天渡，屯賈山，令平水陸路絕，將坐甲而擒之。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，以衛芻牧者。九月，興從汾西北下，憑壑為壘以自固。興又將數千騎，乘西岸窺視太祖營，束栢材從汾上流下之，欲以毀橋，官軍鉤取以為薪蒸。興還壘。太祖度其必攻西圍，乃命修塹，增廣之。至夜，興果來攻，梯短不及，棄之塹中而還。又分其眾，臨汾為壘，叩逼水門，與平相望。太祖因截水中，興內外隔絕，士眾喪氣。於是平糧盡窘急，夜悉眾將突西南而出。興列兵汾西，舉烽鼓譟，為平接援。太祖簡諸軍精銳，屯汾西，固守南橋，絕塞水口。興夜聞聲，望平力戰突免；平聞外鼓，望興攻圍引接。故但叫呼，虛相應和，莫敢逼圍。平引不得出，窮迫，乃將二妾赴水而死。興安遠將軍不蒙世、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，隨平投水。太祖令泅水鉤捕，無得免者。平眾三萬餘人，皆斂手受執，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，越騎校尉唐小方，積弩將軍姚梁國，建忠將軍雷星、康官，[17]北中郎將康猥，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，四十餘人。興遠來赴救，自觀其窮，力不能免，舉軍悲號，震動山谷，數日不止。頻遣使請和，太祖不許，乃班師。

興還長安。有雀數萬頭，鬬於興廟，毛羽折落，多有死者，月餘乃止。識者曰：「今雀鬬廟上，子孫當有爭亂者乎？」又興殿有聲如牛吼。有二狐入長安，一登興殿屋，走入宮，一入于市，求之不得。

先是，譙縱略有益寧之地，僭稱尊號，遣使稱蕃於興，興以縱為蜀王，加九錫。永興三年，興遣周寶朝貢。五年，興遣使朝貢，并請進女，太宗許之。

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，委之朝政。興疾篤，長子泓侍疾於中，弼集黨數千人，候興死，欲殺泓自立。興諸子姪外鎮者，聞之，皆起兵討弼。興疾瘳，不忍誅弼，免官而已。神瑞元年，興遣兼散騎常侍、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。二年，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、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，帝以后禮納之。興復以弼為中軍大將軍，配兵三萬，屯於渭北。興又疾甚，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眾攻端門。泓時侍疾，遣兵拒之，興力疾臨前殿，殺弼，弼黨乃散。泰常元年，興死，泓僭立。

泓，字元子，興之長子也。既僭位，號年永和。赫連屈子攻泓秦州，又克安定，遂據雍城。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。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，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。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，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，皆舉兵伐長安。泓既有內難，裕遂長驅入關。泓戰敗，請降，送於建康市斬之。

呂光

略陽氐呂光，字世明，本出略陽。父婆樓，苻堅太尉。光年十歲，遊戲好戰陳之法，為諸兒所推。身長八尺四寸，肘有肉印。從王猛征討，稍遷破虜將軍。

堅以光為驍騎將軍，率眾七千討西域，所經諸國，莫不降附。光至龜茲，王帛純拒之，西域諸胡救帛純者，七十餘萬人。光乃結陳為勾鎖之法，戰於城西，大破之，斬級萬餘，帛純逃走，降者三十餘國。光以駝二千餘頭，致外國珍寶及奇伎、異戲、殊禽、怪獸千有餘品，駿馬萬餘匹而還。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，光擊破熙軍，遂入姑臧。斬熙，自署護羌校尉、涼州刺史。

登國初，又自稱使持節、大都督、大將軍、涼州牧、酒泉公。主簿尉祐，姦佞淺薄，光寵任之，譖誅姚皓、尹景等名士十餘人。於是遠近失望，人懷離貳。四年，光私稱三河王，遣使朝貢。置官自丞郎已下，猶攝州事。號麟嘉元年。皇始初，光僭稱天王，置百官，改號龍飛，立子紹為太子。遣使朝貢。光疾甚，立紹為天王，自號太上皇帝。光死，長子纂殺紹僭立。

纂，字永緒。既自立，號咸寧元年。纂弟大司馬洪，名犯顯祖諱，以猜忌不容，起兵攻纂，纂殺之，縱兵大掠。纂笑謂左右曰：「今日之戰何如？」纂侍中房晷對曰：「先帝始崩，太子以幽逼致殂；山陵甫訖，大司馬疑懼肆逆。京邑交兵，友于接刃。雖洪自取夷滅，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。且洪妻陛下弟婦也，洪女陛下之姪女也，奈何使小人汙辱

為婢妾。天地神明，豈忍見此！」因歔欷流涕。纂謝之，乃收洪妻子。

纂昏虐任情，遊田無度，耽荒酒色，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，或有諫者，纂皆不納。又性多猜忌，忍於殺戮。纂從弟超殺纂。纂弟緯單馬入城，超殺之而立其兄隆。

隆，字永基，光弟寶之子也。初，超讓位於隆，隆難之，超曰：「今猶乘龍上天，豈得中下！」乃僭位，改神鼎元年。超使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，超慮楊持珍寶出，使人搜之。楊氏責超曰：「郎君兄弟手刃相圖，新婦旦夕死人，用金寶何為！」超慚而退。楊氏國色，超將妻焉，謂其父桓曰：「后若自殺，禍及卿宗。」桓以告之，楊氏曰：「大人本賣女與氐，以圖富貴，一之以甚，復可使女辱於二氐乎！」乃自殺。

沮渠蒙遜、禿髮傉檀頻來攻擊，河西之民，不得農植，穀價湧貴，斗直錢五千文，人相食，餓死者千餘口。姑臧城門晝閉，樵採路斷，民請出城，乞為夷虜奴婢者，日有數百。隆恐沮動人情，盡坑之。於是積屍盈于衢路，戶絕者十有九焉。屢為蒙遜攻逼，乃請迎於姚興。遣齊難率眾迎之，隆遂降焉。至長安，尋復為興所誅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夷狄不恭，作害中國，帝王之世，未曾無也。劉淵等假竊名目，狼戾為梗，汙辱神器，毒螫黎元，喪亂鴻多，一至於此。怨積禍盈，旋傾巢穴。天意其俟大人乎？

校勘記

↑ 渦陽〈闕〉　諸本「渦陽」下注「闕二字」。按「渦陽」指東魏敗侯景之地。下文接「糾合傖楚，覆其巢穴」，指侯景攻佔建康，却沒有主名，連上文就像東魏在寒山、渦陽戰後，攻佔建康。「渦陽」下當脫「之役」或「之師」字，但下更有脫文，不止二字，今但注「闕」。

↑ 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　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「立單于臺」下有「拜大單于」四字。按上文記劉曜封其子胤為南陽王，拜大單于的亦即胤，記事相貫。單于臺的長官是大單于，無此四字，既記事割裂，又似以左右賢王為單于臺之長，和制度不符。疑這裏脫四字。

↑ 至西陽門　百衲、南、北、汲四本「門」作「明」，殿本改作「門」，局本從之。按洛陽伽藍記序，洛陽城西面「次北曰西陽門。漢曰雍門，魏晉曰西明門，高祖改為西陽門」。則「西陽」是北魏所改，晉時實名「西明」。疑「明」字不誤，後人旁注「陽」字，混入正文，又脫「門」字。但今晉書劉曜載記、通鑑卷九四〈二九六四頁〉都作「西陽門」，今姑從殿本。

↑ 姚豹　晉書卷一〇四石勒載記「姚」作「桃」。按廣韻卷二豪韻「桃」字下引何氏姓苑云：「後趙石勒將有桃豹。」晉書中有關紀載都作「桃豹」，「姚」字因形近而訛。

↑ 增內官二十四等　晉書卷一〇六石季龍載記「內官」作「女官」。按下文說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，又說「大發民女」，疑當作「女官」。

↑ 謂嬖人楊柯　按晉書卷一〇七石虎載記下、御覽一二〇引後趙錄、冊府二二五〈二六八八頁〉「柯」都作「柸」，即「杯」，疑「柯」字訛。

↑ 亡奔薛干部帥太悉伏　諸本「干」作「于」。按晉書卷一三〇赫連勃勃載記、通鑑卷一〇七〈三四〇二頁〉都作「干」，今改正，參卷二校記[六]。

↑ 改年永光　北史卷九三夏傳「永」作「承」。按通鑑卷一二〇〈三七七六頁〉同北史。

↑ 且待步兵　諸本「待」作「縱」，北史卷九三作「待」。按上文明言「步兵未至」，「縱」字顯誤，今據改。

↑ 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　北史卷九三「又」作「文」，與上「斛黎」連讀。按通鑑卷一二〇〈二七九四頁〉也作「斛黎文」，疑此傳脫「文」字。「又」屬下讀。

↑ 遣其將寇鄜城　諸本「鄜」作「麟」。按卷四上世祖紀上神䴥三年九月記此事作「鄜城」，通鑑卷一〇二〈三八二〇頁〉同紀。鄜是漢舊縣，「麟」是形近而訛，今改正。

↑ 開地千里　諸本「開」作「闥」。殿本考證云：「晉書載記〈卷一〇九〉晃〈當作「駎」〉伐宇文歸，遠遁漠北，開地〈原訛路，據載記改〉千餘里。此殆脫去『歸』字，並訛『開』為『闥』也。」按「闥」字不可通，今據載記改。「宇文」是部族名，無「歸」字亦通。

↑ 可以吳王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　北史卷九三燕傳〈慕容暐〉此句作「可以吳王為相國；中山王為太宰，領大司馬；汝可為大將軍，領司徒，承制封拜」。按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同北史，這裏「吳王為」下當脫「相國」至「汝可為」十五字。

↑ 至聞喜　諸本「喜」作「嘉」，北史卷九三燕傳〈慕容永〉作「喜」。按聞喜自漢以來屬河東郡，這時慕容永由長安東出，路經此地。「嘉」字乃形近而訛，今據改。

↑ 及子弟等百餘人　北史卷九三燕傳〈慕容寶〉「弟」作「策」。按晉書卷一二四慕容寶載記作「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」。疑作「策」是，但作「弟」亦通，今不改。

↑ 天興元年〈至〉號年洪始　按卷六七崔光附崔鴻傳，魏收指摘鴻十六國春秋謬誤，有云「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，鴻以為改在元年」，是魏收已知崔鴻之誤，不應此傳仍作「元年」，「元」當是「二」之訛。又姚興年號實是「弘始」，見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，魏書避拓跋弘諱改。

↑ 康官　晉書卷一一八姚興載記下兩見此人，都作「康宦」。按下「北中郎將康猥」，疑亦即「康宦」。魏書「宦」訛「官」，又誤分為二人。